


# 植物妻子

[韩] 韩江 著 崔有学 译

“些年后，韩国作家有望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我看好的两个人是韩江和金爱烂。” —— 勒克莱齐奥

《韩国日报》优秀小说家奖 韩国小说文学奖 今日青年艺术家奖 李箱文学奖  
青年女作家韩江用如诗的浪漫文笔和细腻情感  
描绘梦想的植物世界和悲剧中生命的力量

 上海文艺出版社

· 014038484

I312.645  
80

# 植物妻子



[韩] 韩江 著 崔有学 译

I312.645  
80



北航

C1723952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植物妻子/(韩)韩江著;崔有学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321-4925-4

I. ①植… II. ①韩…②崔…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9399 号

Copyright © 2000 by Han Kang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First published in Korea by Changbi Publishers,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n Kang through KL Management in association with Barbara J. Zitwer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1-259 号

This Project was undertaken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the Korea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

本项目得到韩国文学翻译院的资助。

出品人: 陈征

责任编辑: 曹晴

封面设计: 车皓楠

### 植物妻子

(韩)韩江著 崔有学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875 插页 2 字数 152,000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925-4/I·3858 定价: 2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北航

C1723952

## 作者序

### 1

那年春天,我十六岁。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上完周六的课,独自坐在操场边的长椅上。直到天黑,我仍旧对着操场发呆,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想。起初有背着书包的孩子们在远处来回走动,过了一会儿行人逐渐变少。偶尔回过神来,总是发现时间一晃已经过去一两个小时。那时,我坐在那阳光下究竟在看什么呢。

### 2

二十四岁的那个中秋夜,为了看月亮,我独自走出大门。那时,我一边在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上班,一边利用只睡四五个小时省下来的时间偷偷写小说。应该许许愿了,望着皎洁的月亮我想了想要许什么愿。

只祈祷不要失去这颗心。

然后,就没有什么愿望可以许了。

仿佛冰冷清澈的水一样,溢入大脑,沁润整个身心,与“它”紧密相连的是强烈的信念。如今在写作或日常生活中偶尔遇见的那颗

心,在那个时候一睁眼就能发现始终在那里。不管是吃饭,走路,还是与人相处,那颗心依旧存在。

### 3

步入文坛至今,已是第七个年头了。

人在活着的时候,体内的细胞要重复不断死亡和生长的过程。据说体细胞全部更新需要七年。在七年中,我体内的细胞全换成了新的,我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唇、内脏、皮肤和肌肉已悄无声息地焕然一新了。

### 4

时隔五年,才写出第二本小说集。第一本小说集是我从一九九三年十月到一九九四年十月的一年时间内完成的。相比之下,这一本用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完成。

编写小说集时,先是按照时间排序,后来便不再按时间排序了。因为这些小说是断断续续地一篇篇陆续写完的,难免心里会有一些遗憾,后悔当初没有多写一两篇。虽然有些惭愧,也只能把我从未停止创作当做安慰自己的理由了。世上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我,正是像流水般不断变化的过程造就了我,我静静地揣摩这一真理。

## 5

是的，我曾经傻傻地认为这本书就是我的经历，就是我写的关于“我”的书。但是，那个“我”究竟是谁呢？在操场边上一直坐到天黑的那个孩子，站在大门前望着月亮的二十四岁女孩是谁呢？写下这一篇篇小说的人究竟是谁呢？

真想再遇见她们。

## 6

有时，我的内心也受到了创伤。我曾执著追求，曾心怀欲望，也曾憎恨自己。同时也学会了惭愧，让自己变得渺小。于是，我那颗贫寒的心才能一点一点地加深对人生的理解。我曾努力想长久地、深刻地解析人生。

在这期间，写作便是我存在的方式，也是我呼吸的通道。有时如奇迹般出现，有时则以泰然的步伐揪着我的耳朵走。树木、阳光和空气，黑暗和亮着灯的窗户，死去的和活着的，这所有的一切令记忆更加清晰。再没有比这个更加清晰的记忆了。

7

感谢一直陪在我身边关心和爱护我的人。

感谢创作与批评社的编辑和工作人员为此书出版付出的辛劳。

二〇〇〇年早春

韩江

## 目 录

作者序·····	01
在某一天·····	01
童佛·····	51
傍晚时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11
红花丛中·····	159
植物妻子·····	201
九章·····	227
白花飘·····	241
跟铁道赛跑的河·····	263
解说	
——禽兽的时间，编织梦想的植物·····	293



# 在某一天

“那什么叫爱？”

看他一时无语，她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爱情真的存在，应该是瞬间的真实。如果你认可这种瞬间的真实，那我是爱你的。可是，你相信永恒吗？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永恒，你想坚持到最后吗？你要坚持吗？”

## 1

一天，他发现了挂在电线上的雨珠，从那一刻起，他的生活方式便陡然改变了。真正有趣的故事应该在此之后，但现在所讲的这个故事就到他发现电线上的雨珠为止。

他的房间在四楼，电线就从窗户左侧的电线杆上延伸下来。小路对面有个加油站，加油站的老式电子公告牌上打着“火！火！注意防火”的字样，这些由点和线构成的字就像金鱼的嘴一样不停地开合。而那根电线就在电子公告牌后面画出了一条斜线。他从窗户看到的风景总是被这条斜线分成两截。

加油站的长椅上，四个年轻的打工仔穿着旱冰鞋坐成一排等候。每当大大小小的汽车开进来，他们便会按顺序敏捷地站起来，然后熟练地滑过水泥地，跑到前车窗。

“欢迎光临！”

“请慢走，欢迎再来！”

偶尔传来有个小伙的招呼声，声音十分动听。

他所在的这栋建筑俯瞰着这一情景。建筑包括地下部分在内共有五层。地下是音乐茶座，一层是汽车维修中心，二层为台球厅，三层则是健身房，而四层的考试院<sup>①</sup>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考试院所

---

① 准备参加各种考试的考生租用的简易旅馆，住客一般为临考的学生和打工族。

有房间排成四行，每行十个。每个房间都无比狭小，把椅子放到桌子上，再往书桌底下伸腿躺下，大小正合适。别说是一般的考试，连高考都没考过的他租进了这个考试院的10号房间。

对考试院的备考生来说，10号房间毫无人气。整个建筑中的窗户几乎都朝南，位于走廊最西侧的这个房间窗户却是朝西的。正值八月天气炎热的时候，百叶窗也阻挡不了热气袭来，闷热将持续到夜里。那个窗户下面的小路上还总有装载盗版音乐磁带的手推车，贩子每天晚上都把劣质喇叭的声音调到最响。这就是10号房间，一打开窗户，从耳膜到头顶的所有神经都会绷紧起来，可关上窗户就会呼吸不畅，闷得发慌。

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嘈杂闷热的房间是因为视野好，并不是说风景有多特别。小路对面是加油站，旁边有长长的公路，往前延伸五六六个街区，远远望去，右侧的住宅区后面就是北汉山<sup>①</sup>。他到这里看房是在春天的一个休息日下午。当他走进10号房间望着窗外时，隔着周边荒凉的马路，远处北汉山耸立的岩峰白得耀眼，山腰上则一片翠绿。那绿色毫无理由地吸引他，于是他选择了这个没人愿租的房间。

平日里要上十七个小时的班，十一点多回到家埋头就睡。星期天他最爱做的就是脱下所有衣服，解放汗流浹背的身体，光着身子窝在家里观赏窗外的风景。夜里观看蜿蜒着一直延伸到山脚的房屋色

---

① 位于首尔市北部和京畿道高阳市之间的山。

彩斑斓的灯光。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暴晒快要爆炸的加油站里的油缸，和车辆稀少的大街对面散发着白色光芒的北汉山就会映入眼帘。与其说是观赏，不如说是把视线集中在某一点，静静地坐在健康椅上。他像坐禅一样盘腿而坐，目光却没有焦点。

他那里没有一本书，也没有笔和笔记本，更没有月刊、周报和晨报。一旦坐久了两腿变得麻木，他就拖着像浸泡过的棉花团一样失去知觉的腿走到窗边。等腿上有了知觉，又回到椅子上。

到了晚上他也不开灯。虽说是郊区，前面的小路紧邻地铁站，所以还算繁华。周围建筑物的霓虹灯和加油站里整夜亮着的灯不经意地照亮着房间的各个角落。

等到夜深，他才拉下百叶窗，窗外的风景就像扇子一样收了起来。他把自己灵巧而结实的身子一动不动地禁锢在不到两坪<sup>①</sup>的狭小空间里，只伸出瘦瘦的手臂挑开百叶窗的一道缝隙。路上还有醉鬼在游荡，加油站亮如白昼，上夜班的两个打工仔坐在长椅上，脚不停地晃动。他默默地看了一会儿，又回到椅子上。

望着被百叶窗挡住视线的窗户，他又坐回椅子上。而这次不是盘腿而坐，却是无力地靠着椅子瘫坐在地上。困意和疲倦袭来，他的脑袋前后晃了几下。他无精打采地睁开眼睛，用手背拭去嘴角的口水。拉过团在书桌上的军用毛毯在地上铺好，把椅子放到桌子上，然后一头躺在毛毯上，用毛毯的一角盖住肚子。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

① 土地面积单位，一坪等于三点三三平方米。

## 2

他从来不用闹钟。一到五点，他就自动醒来，像机器人一样起身，穿起衣架上还没干透的白色T恤和古铜色牛仔裤。锁上10号房间的门，三步并作两步地走下灰暗的台阶，来到停在人行道上的摩托车前，插下钥匙。他机械般的做着一系列动作，什么都不去想。

摩托车一启动，他就毫不迟疑地向寂静的十字路口飞驰而去，一分钟也不耽搁。如果不停歇地飞速行驶，二十分钟就能到达办公室。清晨的夏风不停吹打身体，能够望见在蔚蓝的天空下，向前或向左、向右笔直伸展开来的公路。

路总是没有尽头。他至今没有到那个尽头。上班时他虽然要骑着摩托车在限定的时间内前往无数目的地，甚至需要穿过人行道，但那些都只是经过的路而已。如果这个清晨他不往办公室走，而是继续沿着这条路行驶，经过首尔的收费站，恣意地沿着高速公路和国道驰骋，也许最终能到达陆地的边际。然而，踏上返程的瞬间，也就成为路的一部分，所以路原本就没有尽头。所谓“尽头”只是人们的想象而已，这是他在这个公司的四年时间里领悟出来的。如果说尽头只是人们的凭空设想，那么路也是人们编造出来的吗？他觉得也是。

他到办公室时，有时卷帘门已打开，有时谁都没来。一般情况下，都是秃头的徐室长会先到，开好门后喝咖啡。徐室长来晚了就由他开门。

“见到你很高兴。”

每天早上见面，徐室长的问候语总是这一句。徐室长笑起来时露出镶金的门牙，透着顽皮劲儿。头发只剩后脑勺一小撮，看似五十多岁，其实还不到四十。出乎意料的是，他还有个美女老婆。听说徐室长还是个老光棍儿时，每天都要戴着假发。他从二十五岁开始猛掉头发，到后来脑袋变得秃光光。直到新婚初夜才第一次把真面目亮给妻子，结果把妻子吓坏了。本来徐室长还以为妻子能理解他呢。

“你要跟我保证。”

徐室长的妻子说道。

“这个秘密除了我谁也不许知道，外出时一定要记得戴假发。”

徐室长没有听妻子的话。戴假发是为了接近漂亮的女子，现在已达成目的，何必再戴上憋得慌的假发？据说他们为了假发问题整整吵了一年。现在两个女儿都上幼儿园了，每次想起那无数次的争吵，他们夫妻俩便忍不住咯咯笑。

徐室长是他们那个年龄段少有的顾家男。在家包揽了一大堆活儿，从泡咖啡，洗水果，削水果到刷碗，倒垃圾等等。

“今天也要咖啡？哎呀，不换个绿茶呀，薏米茶什么的？”

徐室长熟练地摆弄咖啡瓶、杯子和勺子，这些动作带着一种从生活中磨练出来的高手水准。尽管徐室长很和气，他知道徐室长其实并不喜欢他。徐室长望他的眼中往往带着困惑与戒心。

“你的眼睛很可怕。”

两人认识还没多久，在一次会餐中，大家喝得酩酊大醉时，徐室长这样说。

“好像有个很大的洞，瞳孔里什么都没有。透过它能看到我的脸，真让人害怕。”

当文秘的朴小姐一五一十地跟他转述了徐室长背着他说过的坏话。

“泰植那家伙，怎么看都有点可怕，总有一天会闹出什么大事。没看过那眼睛吗？你仔细瞧瞧。”

不过，平时徐室长对他却丝毫不表露任何态度，反倒有一天还“好心”地劝导他。

“学点东西怎么样？”

仿佛非常恳切地希望他点头同意，徐室长用略带命令的语气热情地接着说道：

“电视大学学费便宜，你去试一下呗。你要这样混到什么时候？”

他默默地抬头看了看徐室长的眼睛。徐室长的个子比他要高，体格也很健壮。眼睛跟黄牛的一般大，眼光却没有一丝锐气。徐室长的眼中露出迟疑的神色，一眨一眨地躲闪着他的视线，不难看出是在后悔说了不该说的话。第二天他俩一起吃早饭的时候，徐室长说道：

“其实……你很像拳击手。不是有那样的电影吗？只身来到首尔的那种，饿了就卖血买面包吃，拿点比赛报酬去挨打的拳击手，就是那种羽量级业余拳击手……嗤嗤。”



徐室长说完便一个人笑了起来，那笑容里带着几分苦涩。徐室长原本就是个说话谈笑空洞乏味的人。

从那以后，徐室长就叫他“拳击手”。

“拳击手，加油！”

白天在办公室碰面，徐室长会像往常一样半讽刺半畏惧地拍拍他那精瘦而窄窄的肩膀，偶尔还模仿击打沙袋的动作。

“拳击手，又喝咖啡？就不能喝点别的什么吗？”

徐室长连他只喝咖啡这件事也觉得不应该，看他不顺眼。徐室长又开玩笑地跟他搭起话来。

“怎么？不想多活了？你以为青春会很长吗？改喝绿茶吧，对身体好一点。”

但他总是喝咖啡。全然不管咖啡的口味，只是喝到没有困意，头脑变清醒为止。凌晨在办公室喝的咖啡还不够，送货时一有空就到自动贩卖机买。他的胃没搞坏已经是万幸了。

公司的业务就是从各个出版社进各种新书，按新闻媒体机构分类后，在两三天内直接送去。某家新闻媒体刊载了书籍介绍时还需要用传真把相关书籍的出版日期和页数在新闻媒体做推广时发给出版社。年轻的社长四十岁出头，原来在出版社工作，靠创意开办了这家公司。职员只有三个：负责广告、企划、经营的徐室长，负责接电话和出纳的文秘朴小姐，还有他。他负责的送书工作被徐室长称为“本公司之花”。喜欢戴棒球帽穿牛仔裤的社长也总是高度评价他的工作。

“公司的命运就寄托在你身上了。”